

四庫全書

集部

滏水集卷十五

金 趙秉文 撰

引

竹溪先生文集引

文以意為主辭以達意而已古之文不尚虛飾因事遣詞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間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之于文斯亦文之至乎譬之水不動則平及其石激淵洄紛然而龍翔宛然而鳳蹙千變萬化不可殫窮此

天下之至文也亡宋百餘年間唯歐陽公之文不為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閒雅之態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使人讀之者亹亹不厭蓋非務奇之為尚而其勢不得不然之為尚也故翰林學士承旨党公天姿既高輔以博學文章冲粹如其為人當明昌間以高文大册主盟一世自公之未第時已以文名天下然公自謂入館閣後接諸公遊始知為文法以歐陽公之文為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歐陽公之文也晚年五言

古體與寄高妙有陶謝之風此又非可與誇多鬬靡者道也近歲寇攘喪亡幾盡姑裒次遺文僅成十卷藏之翰苑云

法言微旨引

楊子聖人之徒與其法言太玄漢二百年之書也漢興賈誼明申韓司馬遷好黄老董仲舒溺灾異劉向鑄黄金獨楊子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予既整緝太玄舊聞法言有宋衷注亡之今世傳四注柳李二注十釋一二

宋吳二注頗有牴牾其十二注中數家大抵祖臨川王氏無甚發明又多詆忤而不中其失獨温公集觧偏採諸本微辨四家之得失斷以己意十得七八矣其終篇詳辯揚子得聖人之行藏為得其正實百世之通論也故今斷以集觧為定然法言之作雖擬論語不同門人問答先後無次乃揚子自著之書也不應辭意不相連屬其命名自序思過半矣或先義而後問或後答以終義或離章以發微或終篇以明數旁鉤遠引微顯志晦

川蜀脉貫會歸正道今所謂分章微㫖者非敢有異於先儒也但使一篇之義自相連屬穿鑿之罪余何敢逃萬一有得微㫖於言辭之表者或有助于發機云

道學發源引

天地間有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根于心成于性雖聖人教人不能與之以其所無有疾苦必呼父母此愛之見於性者也有悖逆愧生于心此敬之見于性者也然愚者知愛而不知敬賢者知之不能擴而充之以及

天下非孝之盡也故夫愛親者仁之源敬親者義之源
文斯二者禮之源無所不違之謂誠無所不盡之謂忠
貫之之謂一會之之謂中及其至也蟠天地溥萬物推
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源皆發于此此吾先聖所以垂教
萬世吾先師子曾子之所傳百世之後門弟子張氏名
九成者所觧九成之觧足以起發人之善心由之足以
見聖人之藴今同省諸生傳起等將以講明九成之觧
傳一而千傳千而億聖人之藴庶幾其有傳乎某聞之

喜而不寐抑聞之致知力行猶車之二輪鳥之雙翼闕一不可學者苟曰吾求所謂知而已而於力行則闕焉非所望於士君子也間有窮深極逺為異學髙論者曰此家人語耳非惟不足以知聖人之道是猶詑九層之臺未覆一簣欺人與自欺也其可乎愚謂雖圓頂黄冠村夫野婦猶宜家置一書渠獨非人子乎至於載之東西銘子輩之聖傳論譬之户有南北東西由之皆可以至于堂奥揔而類之名曰道學發源其諸異乎同源而

具流者歟

箋太玄贊引

太玄何爲者也將以發明大易而羽翼之者也易有八物而五行萬事在其中玄則列之以三才本之以五行表之以陰陽推之以律歷而天下萬事之理具要其歸爲仁義而作也卦用八蓍用七玄則首用九蓍用六五彰之也易有道數象義說易者言道義則遺象數言象數則遺道義玄實兼之其於聖經不爲无助昔人譏屋

下架屋不猶愈于章句一偏之學乎後之言數術者孰與張平子以平子不敢輕議太玄而後儒非之恐幾乎易顧僕何足以知太玄姑以范注之小悞以証本經之不悞范注以九首次九陽家陽晝至十首羨之初一又為陽家陽晝則晝多於夜禍福殽亂故其說時有不通王氏已辨之矣揲法一扐之後而數其餘王氏依之注本作兩扐非經悞也經云旦筮用經夕筮用緯舊注以旦用一五七夕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六九蘇氏攻

之以為中夕筮吉凶禨至旦筮非大吉則大凶是吉凶
雜終不可得而遇也楊子大賢擬聖而作不應筮法尚
悞此殆歲久失其傳也及考玄數五為中央注土行所
在經緯雜用旦筮有三表一二三一表也四五六一表
也七八九一表也表取其一以為占旦筮用一與七皆
取其初遇至于四為緯五則經緯雜无巳則用六矣一
六七吉凶禨與日中夜中夕筮同況粹首一六七皆吉
而唫首一六七皆凶亦有時而純吉純凶矣恐旦筮當

用一六七夕筮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五九二為經九為緯五禨用之也筮有四星時數詞注星若干一度也時謂旦中夕也數謂首數之竒偶詞若九贊之辭也時若旦筮遇陽家其數自竒辭自多吉是時數詞皆同何以别之竊意星若二十八宿是也又有四方之宿各分配日月五星數有支干之數律歴之數玄筭之數與策數雜用之此揚子所以知漢二百載而中天平子所以知漢四百載玄其興乎之驗也其然豈其然乎玄有

文告等十一篇道義象數之學宋陸二注及王氏辯之詳矣兹不復云獨首贊與晝夜不合及首贊之詞與首之名義亦如六十四卦與卦義當相合如同人睽六爻皆言同人睽之類是也而注間有不悟輙以他義釋之恐有未安理當釐正使贊與首名義相合庶幾粗明玄經之萬一僕亦未能審于是非姑録以備遺忘以為學玄之階耳俟得前人之注改而正諸

文中子聖人之徒歟孔孟而後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自唐皮氏司空氏始知尊尚宋司馬公為之傳其書大行大抵唐賢雖見道未至而有忠厚之氣至于宋儒多出新意務抵斥忠厚之氣衰焉學聖人之門豈以勝劣為心哉中説舊有阮氏注所得多矣某今但纂為三類一明續經有為而作二明問答與聖道不異三明文中子行事使學者知聖賢履踐之實庶幾有助于萬一云

貞觀政要申鑒引

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孫卿子曰欲知上世審周道法後王是也近世帝王之明者莫如唐文皇天縱聖德文謀武畧髙出近古而又得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馬周虞世南褚遂良劉須為之輔佐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無非以畏天愛民求賢納諫安不忘危為戒故能功業若此巍巍也其後明初鋭于治用姚元崇宋廣平韓休之徒致開元三十年之太平末年寵張九齡用牛仙客李林甫楊國忠旋致天寶之亂憲皇剛斷初用杜黄裳

韋貫之裴度削平僣亂末年用皇甫鎛而不克其終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史臣吳兢纂集貞觀政要十卷凡四十篇為之鑒戒起自君道訖于慎終豈無意哉欽惟聖上聰明仁孝超皇軼帝而猶孜孜治道俯稽前訓然一日萬幾豈能徧覽謹撮其樞要附以愚見目之曰貞觀政要申鑒文理鄙拙無所發明特于鑒戒申重而已昔張九齡因明皇千秋節進金鏡録以伸諷諭臣竊慕之謹以聖壽萬年節繕寫獻上雖爝火之末不足裨日月

之光區區之誠獻芹而已伏望睿紓聖覽不勝幸甚謹
言

尚書無逸直解引

伏覩自古忠之大者未有若周公者也以成王年幼恐
其怠荒作無逸一篇以伸勸戒舉殷三賢王及周文王
皆以憂勤得壽考之福其意欲使祚胤長遠又欲其君
憂勤無逸順愛精神壽考無窮以至成王享國長久刑
措四十年而不用至今稱為賢王之首此皆周公篤實

愛君之力也其後唐明皇時宋相獻無逸圖帝列為屏風寘之左右穆帝時崔植又請以無逸為元龜然則無逸一篇乃萬世之龜鏡也蒙國厚恩無以圖報謹依注疏撰無逸直觧因以獻仰視無疆

送麻徵君引

可以仕可以不仕仕則為人不仕則為巳古之君子知進退之有義進不為榮退不為辱盡其在我者而巳知窮達之有命得之不喜失之不憂以其在外者也孟子

又於中形出養氣之說配義與道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猶以爲末也推而至于聖人之於天道窮理盡性君子不謂之命而大人之事備矣近於是者惟麻徵君君以文學行義名天下天下之人戶知之固不待予言而顯正大中天子聞其名而召之惝然而來君子以爲知義悠然而辭君子以爲知命退將窮先天之學以極消息盈虛之理是可量也哉諸公賦詩以寵其行而某爲之引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滏水集卷十五

滏水集卷十六

金 趙秉文 撰

頌

禘禮慶成頌

上既遷祔世宗顯宗神主於太廟天地並貺祖考咸喜明昌改元之四禩實始當五年之大禘越四月孟夏乃展事於太宫精意昭假明靈肹蠁福瑞並應肆有漏澤以浸萬方是時中外臣庶顒顒鴈鴻名者以億計上懷謙

沖曾此弗有也臣幸得以文字待罪伏覩嚴祀慶成國之大事此而不能形容萬一大懼失職謹昧死百拜而獻頌曰

於皇考理　明昌天子　天子念親　于祖于禰
惟世宗顯考　並祔並祀　既考既燕
詔羣臣其議　宜刺于經　酌禮之宜
見于太宮　慰余孝思　羣臣拜手　豈敢等夷
匪天道孰依　匪舊章孰稽　五年一禘

振古如兹　帝曰俞哉　廟于元龜　四月孟夏
大饗其時　乃詔四裔　備物講儀　鏘鑾之臣
白馬之客　相予載祀　祇率厥職　劍佩鏗鏘
爰俟帝齋　清蹕一聲　緑槐天堦　星旄翠罕
拂天而來　乃即靈宫　左撞鴻鐘　嚴中辨外
冕服于從　奉璋髦士　立列比比　或捧珪瓚
或相拜跪　樂奏太和　舞陳文始　形容頌嘆
一夔足矣　清夜戒嚴　明月如水　既薦既祼

如見于位　從以功臣　倐焉夾侍　已事而旋
靈風肅然　誕受厖祉　均及敷天　于時公卿
于時士庶　于時耆艾　交相告語　天子之德
昭天湄泉　宜上尊號　告功皇天　天子曰嘻
祖考之功　於皇孝治　萬方攸同
駕幸宣聖廟釋奠頌
上即位之五年内成外平百揆時序曠典墜章以次蒐
舉稽古庠序之事雅垂意焉秋八月乃展禮于宣聖廟

廷鑾輅順動璧水增輝都人士子鼓舞頌歎以為此兩漢三代之主曠世一舉學士大夫被之聲歌垂之史册以為皇王之上儀太平之壯觀而主上親行之於皇休哉天以玄聖之道授之王者王者以玄聖之道被之天下故新廟制則芝草生孔瑞聖也用其道則尊其祀聖尊師也孔瑞聖聖尊師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身屬于一時而祀光於百世禮行于一日而化行于天下此一舉也二美具焉嗜無詩歌以嘿聖朝之休光臣則有罪輙

忘野老擊壤之陋庶附儒館獻歌之末謹稽首再拜而獻頌曰

木鐸聲寒　沓無杏壇　宫居釋老　廟食申韓
天將興文　伊睨明君　微我明君　孰知聖人
天子曰嘻　余謁先師　禮官議禮　王殺帝儀
帝曰先師　百王所尊　禮有北面　無諱朕勤
禮官奉詔　幄次於廟　八月初吉　奉牲以告
我廟俎豆　我王圭璋　日月漢儀　金石魯堂

丹青聖容　龍袞帝服　登降拜跪　冕服交輝
璧水湯湯　龍旂央央　天子戾止　儒林之光
璧水瀰瀰　龍旂靡靡　天子歸止　化流萬里
大哉聖師　道無古今　昔惟陪臣　今親帝臨
畏匡厄陳　廟食茲辰　一時之屈　萬世之伸
思樂璧水　光揺帝裾　屬車一臨　化為泗洙
四方其訓之　天子文明　萬壽無期

顯宗御書藏秘閣銘

上既嗣天序朝萬方駿惠先烈圖回庶政越元年寅念
烈考既朝既饗詔有司曰嗚呼若稽古祖宗典章文物
同符三代亦越惟我顯考聰明文思左右潤色而天章
奎畫光賁於臣庶之屋鬱而不揚甚非所以昭光烈考
之閎休遺美而慰朕孝思之誠也有司其募上凡諸金
帛宜視所獲由是臣某以下私藏緹襲留寶于御府之
藏矣臣竊講聞顯宗正位東宫二十餘年際海内外陰
受其賜冠冕仁孝左右藝文底信内外惟法惟式逸遊

玩好弗侈弗崇嚴除承華翰墨是娛宸章昭回下飾庶
物欽惟主上蒐獵完次襲藏祕府捧承披玩感見容色
孝思之誠通貫古今昔臣竊覽載籍有若念先考追蠡
以求遺聲嗜昌歜以追攸好孰與親承手澤推求心畫
以致其烝烝之慕者哉實萬世無疆之休此而不銘曷
詔來者謹究心滌慮而獻銘曰

於皇顯宗　聖喆多能　固天縱之　緝熙光明
奎壁之光　下流人間　神物終合　祥光屬天

天子曰嘻　念兹皇考　于箕于墙　矧厥睿藻
帝曰臣某　出汝賜書　予考汝知　汝遂相予
凡百卿士　視此寵渥　爾貢爾有　予金予爵
天子命之　緹襲上之　侍臣拜手　受言藏之
天章在御　貽燕後昆　天子念親　戚顔若存
孰定國是　孰振民隱　啟予金縢　予考之訓
孰才鳳鸞　孰器舟楫　圖任舊人　予考之法
追蠡求聲　昌歜追好　孰愈手澤　奕世貽寶

匪私翰墨　伊先志是惇　顯宗之文
天子之孝　於斯萬年　是則是效　小臣作銘
來者尚詔
聖德頌
謹拜手稽首言曰粤若稽古二帝三王休符不于祥于
其仁所寳不惟物惟其賢是以珍禽竒獸不育於國嘉
禾芝草不旅于庭當是時衆庶和樂國家安寜覯詩及
書温温乎其和可知已而孔子作春秋亦不書祥瑞足

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降及後世諛儒妄臣乃引白雉寶鼎芝房赤燕作為歌詩薦之郊廟詭訛不經駭乎無議為也乃者邠州進白兔上命放之原野其意若曰惟天惟祖宗付予有民惟臣下作予股肱心膂但使百姓樂業國家得賢何瑞如之肆近日所進諸瑞朕皆不取自今其勿復以聞於皇休哉上以符孔子之格言下以合二帝三王之治乃知聖人動作出於近代世主萬萬也欽惟聖上自即位以來拔忠良之臣退貪暴之吏平刑

釋冤以重民命輕徭薄賦以紓民勞聽言以盡下情恩政以荅天望和戎以息兵平賊以除害明詔理官不得法外生情申敕御史不得苛細生事小遇水旱則減省賦租云云是以陰陽調風雨時地不愛寶而嘉禾與朱草生上猶謙讓曾此弗有也加之天賦聖性動與古合若夫抑祥瑞而不奏光武文皇之明也求賢憂民唐舜之心也内脩政事外攘夷狄宣王之功也誠能法文王之純不已如成湯之德日新則太平中興之功指日可

待昔齊宣不忍一牛孟軻知其足以王矣一牛微物也孟軻何取焉以為茍推是心移之愛民則仁不可勝用矣況乎聖政行前世之所難行擴而充之帝王之治易為也故臣以謂既能行所難必能行所易既能善其始必能令其終在加之意而已不勝拳拳之愚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惟聖皇　德動皇天　和氣充塞　靈貺自甄

在郊之郊　有兔斯白　司牧之臣　獻之京闕

天子曰嘻　瑞在得賢　亦有上瑞　時惟豐年
靈芝三秀　嘉禾六穗　歆艷虛美　何益于治
乃命白兎　縱之郊畿　凡百瑞物　毋上有司
于時公卿　于時士庶　僉曰聖明　超越千古
既有其始　願有其終　於皇聖治　萬方來同

溢水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滏水集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謝景標

滏水集卷十七

金 趙秉文 撰

箴

御史箴

太微執法御史象之周官小宰則維其司耳目之寄綱之紀之為其舉錯戚休係之為其邪正善敗隨之抑濁揚清時汝之休吐剛茹柔時汝之羞无玩法以偷无怙勢以仇戮我𢑴憲時汝之尤無曒曒沽名無容容保禄

無毛舉細事無蝟興大獄剛果正直神介爾福陰賊險狠天厚其毒于氏父子世象其賢亦有延年蓋父之懲持斧作威幸寵一時兇魂塞路持此安歸有鈇斯冠有朱斯衣德不稱服中心惡而神草指佞神羊觸邪顧忌畏避汝之職耶勁松不屈鷙鳥無朋如霜之清如繩之平不幸遇患亦全令名既銘汝前實銘汝心敢告司僕敬服斯箴

驪山銘

驪山之勢其址不大其禍則大驪山之泉其流不長其禍則長嗚呼周秦曁唐垂戒不忘

少華崩石銘

有夏之季瀍流于亳三川皆震基周之亡耶熙豐之間變亂舊章少華崩石兆宋之亡耶

時習齋銘

朝乎習夕乎習惟學日益惟道德日積

日省齋銘

言有非邪行有違邪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耶

習齋銘

御習則慣射習則貫學者之習君子之選

思齋銘

金煉乃精水澄則清克之又克天理自明

誠齋銘

惟學乃明惟明乃誠匪顔則曾是謂座右銘

富義堂銘

富于利者惟日不足富于義者亦惟日不足不足于利者多辱不足于義者無欲多辱之辱其禍常酷無欲之欲其樂也獨是謂不龜而卜

娛室銘

外樂者逐物而喪氣内樂者忘已而無累逐物之積至于與禽獸無擇忘巳之積至於與天埊相似然則可以擇所嗜矣故曰少年娛於酒色富者娛于利仕者娛于禄而君子娛于徳與義道不同則亦從其志養心以澹

薄之樂養口以淳和之味是謂名教之樂地

贊

東坡真贊

坡仙西來自峨眉手抉雲漢披虹霓天庭射策如孫羆奔走魍魎號狐狸大儒發蒙揮金鎚要覲赤壁窺九疑南宮玉堂髩成絲鴻文大册帝載熙入海簸弄明月璣歸來貌悴文益奇荒墳不朽骨與皮何況闇望江河馳壁間倐睹軒鬚眉無乃示吾横氣機裹糧問道徃從之

人言畫圖君絶癡

闕里升堂圖贊

大哉聖人之道天麗且彌地溥而深形容頌歎非愚則狂七十子之徒髙者臻堂奥下者及門墻譬猶泰山之髙滄海之深魚龍禽獸紛錯以披猲其俯伏駭汗不敢以睨視者但望見其蒼然之色淵然之光然皆自以為天池之富地媪之藏蓋其一氣之所舂大地時至莫不奮迅而發揚倬乎其明如引星辰而上也窈然而幽如

窺鬼神之情狀也根而榦之為德行政事枝而葉之為言語文章其精神為道德性命之說其教人有序亦不越于起居飲食之間進退洒掃之末及其仰之而彌高測之而益深然後知其不可量也嗚呼七十子之後曰况曰愈曰孟曰揚得十一于千百猶自以為比肩而相望攀龍鱗而附鳳翼何闕望之洋洋至今讀其書拜其像尚想遺風餘韻如在乎洙泗之鄉也

張清獻公贊

治身以敬無欲以静此清獻公之素行也事君以誠立
朝以正此公之見於臨政也兩朝人物之清選一代典
章之詳訂此公家之青氊而朝廷之龜鏡也至於伯承
帝旨仲貳國柄則又公之餘慶也

溢水集卷十七

滏水集卷十八

金　趙秉文　撰

祭文

宣宗謚議

臣聞五緯失次煉石以補天而乾綱正四溟汨行斷鼇足以立極而坤維順其有功參造化旋乾轉坤不離衽席之上皇綱弛而復振函夏危而復安巍巍蕩蕩無得而名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妙固非羣下之所測知雖然

亭毒之功藏于密而其功見於四時照臨之耀麗乎天而其明被乎萬物聖人體天立極出而應世游神𧖅濩之中而其功利被乎天下有不可掩焉者此天下後世所為揚宏休揭偉績以摛耀於無窮而臣子之心有不能已也然畢不議尊賤不議貴是以累列其所行之迹謁欵南郊請之於天以示萬世至公之義而不敢專也帝皇以來率由茲道伏以大行皇帝聖德日新沉幾天縱始以裕陵之元子當膺章廟之正傳不幸屬道陵彌

留之際姦臣矯命以衛紹王繼易天之明亂國之經惟
天弗畀矜圖厥政不蠲烝自啓兵端職為亂階外阻内
訌我中土用弗靖亦因或克嗣天乃眷命我先皇帝奮
乾之綱挈地之維天戈一揮戰士勇倍於是定和親之
約曰予寧忍恥不忍人戰死由是講時邁之儀移蹕於
汴梁從民欲也夫其修車馬備器械建廟社峻城郭捐
金帛以賞戰士優爵賞以待功臣録死事之孤表死節
之墓拔將帥於亡命擢豪傑於行陣至于分行省以鎮

遼東則志在固根本矣封九公以藩河朔則志在復中原矣縱鳳翔之歸寇則志在懷遠方矣釋下邳之叛卒則志在收人心矣所為外攘之道甚備躬親政事摠覽權綱信賞必罰循名責實設學養士闢館集賢採公望聘名士虛已以從衆議體貌以禮大臣避正殿以答天變修羣祀以求民福慮囚徒省寃獄恤孤獨振貧窮宫室苑囿無所增益豫遊燕饗一切停罷所為內修之道甚著每與大臣語及社稷必為流涕由是志士雲合天

下響應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方將動大輅還舊都脩復
園陵獻祼太室明示得意告功皇天不圖天降割於我
家氛祲紫微禍纒霄極憑玉几以宣命乘白雲而上賓
此四海臣民所為椎心而泣血者也痛仙逝之不返攀
龍髯而莫及于是稽合禮經參定謚議究其所以易名
之意僉謂功賛化育道契渾淪基命宥密惟時惟幾茲
非繼天乎運鍾百六紹開中興祀夏而不失舊物繼漢
而系隆有命茲非興統乎孝繩祖武光昭先功紹庭上

下重光奠麗不曰述道乎躬理萬幾日慎一日博施濟衆視民如傷不曰勤仁乎道配三代之謂英克定禍亂之謂武窮神知化備道全美聖之至也繼志述事博施備物孝之全也謹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周宣漢宣是已夫功以號昭德以謚顯匪謚非號後嗣何觀今大行皇帝尊謚宜天賜之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臣等不勝拳拳謹議

宣宗哀册

維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己巳朔二十二日庚寅
宣宗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崩于寧德殿
二十八日丙申移殯于大慶殿之兩楹越正大元年三
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遷座於德陵禮也律琯餘歲
銅壺未曙慘玉殿之凝霜尚金盤之承露一夕晏出萬
里縞素百寮血出以如失萬姓風號而靡訴嗟何辜兮
考妣差不勝其孺慕哀子嗣皇帝臣痛聖駕之長違哀
仙遊之不歸奉綴衣而如在瞻黼扆而成非上宰庇司

羣公就列覽象物之既陳悵徽音之永隔乃命詞臣流
芳寶册其詞曰大金受命傳休累聖溥海内外罔不稟
令大安失御不綱厥政胡馬南牧華風不競皇天祐正
命我真人裕陵元子世宗神孫睿謀經遠深畧緯文聰
明齊聖慈和儉勤欽若帝則駿惠先功科條霜雪號令
雷風尊禮百神升秩元祀體貌大臣賓禮名士鰥寡惠
鮮寃滯申理從善如流愛民如子給廩養士闢館集賢
罰從末減賞惟慶延屯利建侯萃亨有廟金壯京城泥

封有徼至於赦赤子之弄命誅師干之失律恩不間于
疎遠罰不阿于親戚降擄効順以革心島夷畏威而獻
馘堂上之兵不殺目中之虜如擊方將歸馬大漠洗兵
中原重新日月再造乾坤于嗟昊天不弔何言至矣哉
勤勞天下兮既如彼恩結人心兮又如此胡不萬年俾
周一紀禱方致於金縢命忽宣于玉几嗚呼哀哉杞國
天崩不周地缺寒日無光蒼天改色綃幕褰兮凝霜麻
衣集兮如雪淚成雨兮萬木氷哭成雷兮九泉咽嗚呼

哀哉龍輴徐動霓旌前引柳翣漸遥薤歌猶挽背天闕之崇峻即神臯之平衍烏號斷兮湖成白雲悠兮帝鄉遠邈馳道而皆廻獨宫車兮不返嗚呼哀哉天柱兮崇山虎踞兮龍盤千秋兮萬代永閟兮宸顔藏衣冠於天上遺聲烈于人間去復去兮九疑黯來不來兮八駿閒嗚呼哀哉如天之生如日之明神武雷斷鑾夷震驚繩祖武兮孝文之大與聖統兮功有成至德難名神謀莫測超咸五而登三漸滷萬而掛一宜乎享號曰宣揚鴻

休于罔極嗚呼哀哉

明惠皇后謚議

臣聞乾父坤母共成覆載之功日君月妃並顯照臨之德其有體承天之順運載物之功合德无疆配明可久含弘光大齊聖廣淵若娥皇嬪虞塗山啟夏命降簡狄兆殷商之發其祥思齋太任見文王之所以聖䲭䲭乎不可尚已蕩蕩乎無能名焉然而載於書詠於詩丕彰對天之洪休揚厲無前之偉烈此后母之聖傳之無窮

而臣子之誠又烏可已也欽惟大行慈聖皇太后南陽
鍾慶沙麓興祥王梳兆夢金芝之呈瑞文定厥祥天立厥
配配我烈考懿範彌彰齊蹤唐母媲德周姜輔佐先皇
勞勤夙夜自家刑國叶成風化服綈示儉戚畹作程脫
簪申戒實贊中興誕育聖皇母儀象坤正位不居讓德
彌尊元光末命脫躧萬方祇奉陵寢祭祀齋莊左右聖
皇益茂徽音憂國在顔愛民宅心天步方艱憂心孔棘
積憂勤而不豫感哀縈之將及託聖嗣以遺言意公家

之惜費毋厚葬以徒勞憫生民之憔悴至於金凫銀海器毋珍異之藏玉匣珠襦燧戒紛華之飾蓋自我以作古示儀刑於有國化流四海恩結生民歷千古而與較實曠代而無隣臣等以謂考謚尊德國家之典有美不揚臣子之罪自非大彰聖母之懿範何以流芳於萬世也夫公則生明正則言順於是諏禮官暨羣匹稽節惠之文定易名之制僉謂獨見於幾微之會默福含生游神於長樂之宫先識長利兹非曰明乎容之如地養之

如春並施利物不于其身茲不曰惠乎謹按謚法獨見先識曰明恩能及下曰惠如式請上尊謚曰明惠皇后著之玉册永播無窮臣等不勝拳拳謹議

明惠皇后謚册

維正大八年歲次辛卯十一月癸未朔初八日庚寅哀子嗣皇帝臣言昔我烈考宣宗皇帝以裕陵元子復受天命還于正統紹復武元之大業亦惟我大行慈聖皇太后來嬪于京天作之合憂勤輔佐用共濟於艱難厥

初誕育眇躬將正位號以仁聖皇太后德冠六宮曰娥
英之貴一也讓而不居逮元光末命弗敢弭忘曰此先
帝之志也乃居太上之尊受養于長樂之宮肆惟沖人
嗣無疆大歷未堪家難思免厥愆尚賴文母之慈訓不
圖昊天不憖降此大喪創巨痛殷煢哀茹荼追念儀
𨾏閟徽音尚存欽惟聖母慈仁賦性勞勤夙夜以國步
方棘憂心孔疚顧黎民曰念哉征戍勞止迄可少休吾
母天下恐瘠其子凡諸祈禱皆歸福于元元疾迨彌留

遺命薄葬臣哀痛不忍從重違顧命伏念正位以定名考謚以尊德厥有舊章倘非丕彰聖母之鴻休懿德則何以對越在天之靈慰孝罔極之忱哉深詔禮官詳議謚法式稽古義敢薦大名伏以藴先物之幾體懷冲之德紫宫並耀黄道偕升兹不曰明乎以載物之量包逮下之仁子惠無疆坤儀攸贊兹不曰惠乎謹按謚法獨見先識曰明恩能及下曰惠肅清穀旦爰舉正儀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謚曰明惠皇后伏冀聖靈俯賜鑒臨歆

受典册垂裕無窮嗚呼哀哉謹言

祭姬平叔文

孔孟云遠士喪真純有一於此如見鳳麟嗟嗟平叔今之古人治心養性求仁得仁平叔之剛忠腸義膽蹇為御史龍鱗輒犯既丞大理槃木力撼世謂平叔魏徵汲黯平叔之德玉粹氷清撫姪如子事嫂如兄貞不絶俗廉不近名世謂平叔五倫陽城平叔之心晴空秋月夭壽不二得喪如一鉏去客氣存養真宅孰知平叔蒙莊

摩詰舉世不知知亦不受名教之樂禮法之守十五年來天下不名豈無愛憎貫之以誠司馬之伸平叔之蹪易地皆然人無異議我初卧疾以死諉公公為憮然則齊始終人亦有言太剛則折公如不聞吾計已決謂言六秩乞身退閑暮月不待龍髯遂攀百世在前萬世在後其間百年孰為夭壽惟有令名千古不磨嗚呼平叔已矣如何

哀先鋒副統辭

皇天賦予下人兮胡獨鍾此淑靈孕陰山之勁氣兮萃
潢水之精英胄黑山之苗裔兮踵一旅之家聲身大不
配其膽兮又重之以脩能飛叢矢於指端兮匪絃月而
彀星超百步而命中兮若馳風而擊霆突沙陁之重圍
兮破下蔡之精兵維所向而無前兮以長槍而得名從
無戎以南征兮貳前鋒以啓行頓歴陽之城下兮斷懸
橋以先登偶流矢之中額兮氣猶厲而奮征寒日薄于
虞淵兮黯流星之墜營旦㩎圍以赴滁兮摧吾萬里之

長城嗚呼哀哉將行流沙麒麟骨折欲濟大江亡失舟楫如何昊天喪我英特如可贖兮百身何益十人一英萬人一傑生也何艱奪之何猝天賦絶藝神授祕訣輪扁無傳廣陵遂絶嗚呼哀哉部曲散兮寶刀匣虎豰摧兮生死決風蕭蕭兮霧冥冥烈士抆淚兮悲泉咽嗚呼哀哉生何為兮死何歸生無成兮則如弗生生不識兮死誄之誄國殤兮酸余情

追薦李中丞子賢青詞

宿纒惡業豈天譴之可逃追拔亡魂亦國殤之可愍㦸
殫怳惘仰瀆高明伏念先伯某早以書生偶塵科第功
名素負忠義自將位卑而言高身小而膽大貴臣失律
顧行莊賈之誅逆賊弒君乞致陳恒之討憤京師之寡
援先士卒以請行鳩義軍烏合之餘抗虜賊鴟張之勢
矢貫脅而没鏃血流踵而能軍遂以潰圍因之扈駕得
以義勇達於上聞半歲九遷驟躋三品一生萬死誓救
孤城運粮餉以先驅走偏裨之後繼一軍獨殁四海共

哀量力雖非原心可恕伏念生居人世未脫塵緣三生宿對之冤一念差殊之習豈無罪疊以致淪亡弗仗勝緣曷資冥路是用肅陳清醮祇演靈科冀銷黑簿之殃䰟度朱陵之府

祭薛威儀文

嗚呼世降道喪樸散而漓古風不還慨莫余追有人於此真淳不欺不獨今無古人亦稀猗歟尊師抱一不離嚴奉戒律始終不虧心地開朗而拙言辭終日如愚退

發其私老莊儒釋一以貫之昔我先君與師之師情同
義合命駕相期晤語終日忘渴忘飢我父我子爾師爾
資爰敦夙好世德是儀自始識面暨老且衰三十餘年
不磷不緇我從北來見師滏湄環堵蕭然黄冠白髭貞
祐初元天發殺機桑梓陷没親識誅夷獨師尚存喜見
睫眉挈寘河南館之宫祠謂守丹竈莫如子宜命也如
何一病莫之超然坐逝棄我如遺師既云殁儷坐移時
頭頂尚暖超昇不疑畝以瓦棺葬之路垂死生夢幻具

腐神奇不亡者存夫復何悲尚饗復銘其墓曰
千虛不如一實萬言不如一嘿養内者徳養外者賊
至於體臾而天頂暖而濡以形形心維徳之符

祭劉雲卿文

嗚呼雲卿而至斯邪壽不登五十官不過七品而止于
斯耶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何辜於天而奪之遽耶
既畀之才而不畀之壽何侈于彼而獨嗇于此耶嗚呼
哀哉如君之才無適不宜小試所長英英不羈鬱爲御

史自信不疑奮身直前百折不辭既厄居陳心和且夷
講道論義飲酒賦詩諸公交辟請置劇司屈宰一邑牛
刀割雞政聲藉甚草木皆知召還北疕棄我遺黎父老
遮道毋以公歸我公去矣我民之思桐鄉遺愛葉邑立
祠既斥而復謂將有為文章政術百未一施曾不踰月
而死及之嗚呼哀哉君之始病一僕自隨君之妻子適
來京師及其蓋棺猶及臨之嗟嗟老母倚門望之哀哀
孤䰟夢寐見之扶櫬還家何以告之聞此訃音何以處

之嗚呼哀哉維南山翁文為世師令德之後桂林六枝君雖往矣有此二兒復大其家尚或似之君為不死聊以慰之嗚呼哀哉尚饗

滏水集卷十八

滏水集卷十九

金　趙秉文　撰

書啓

相府請王教授書

某頓首啓賢佐教授先生閣下阻奉仙標渴思道論欽佇下風瞻系何極先生嘉遯林藪脫屣世榮究大易之盈虛洞玄象之終始道尊德重名聞天朝推其緒餘可利天下然君子之道出處語默何常之有或拂衣而長

往或濡跡以救時故當其無事則採薇山阿餌木巖岫
固其宜矣及多難之際社稷傾危而不顧蒼生倒懸而
不𫆀其自為謀則善矣仁人之心固如是乎其猥以不
才繆膺重任四郊多壘咎將誰執徒積慙汗坐視無術
庶幾得明利害而外爵禄者在天子左右同濟太平今
聖上明發不寐軫念元元屈巳下賢尊師重道歎先生
之絶識欽先生之高風雖黄帝尊廣成之道陶唐重潁
陽之節不是過也雖先生懷寶遺世如某之不肖者固

在所棄獨不念累世祖宗之基業億兆生靈之性命忍忘之邪昔商山四老定儲嗣而暫來謝安東山為蒼生而一起今安危大計非特定儲之勢也敵勢侵逼又非東晉之時也生民塗炭亦已極矣豈先生建策於明昌之初獨無一言於貞祐之時乎想先生惰然而改惠然肯來審定大計轉危為安然後披蒸幌拂雲扃未為晚耳敬聽車音某雖不敏請擁篲而先之方屬春和善加調攝不宣

荅李天英書

天英足下自足下失意東歸無日不思况如三歲何得來音具悉動靜爲慰可量所寄雜詩疾讀數過擊節屢歎足下天才英逸不假繩削豈復老夫所可擬議然似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屢欲貢悃誠山川間之坐成沉浮况勤厚如此過望點化僕非其人筆拙思荒自濡甚涸况望餘波耶豈以犬馬齒在前欲俯就先後進禮耶聊布一二所聞於師友間者幸恕不揆嘗謂古人之詩各

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淵明謝靈運韋蘇州王維柳子厚白樂天得其沖澹江淹鮑明遠李白李賀得其峭峻孟東野賈閬仙又得其幽憂不平之氣若老杜可謂兼之矣然杜陵知詩之為詩未知不詩之為詩而韓愈又以古文之渾浩溢而為詩然後古今之變盡矣太白詞勝于理樂天理勝于詞東坡又以太白之豪樂天之理合而為一是以高視古人然亦不能廢古人足下以唐宋詩人得處雖能免俗殊乏風雅過矣所謂

近風雅豈規規然如晉宋詞人蹈襲用一律耶若曰子厚近古退之變古此屏山守株之論非僕所敢知也詩至於李杜以為未足是畫至于無形聽至于無聲其為怪且迂也甚矣其于書也亦然足下立言措意不蹈襲前人一語此最詩人妙處然亦從古人中入譬如彈琴不師譜稱物不師衡工匠不師繩墨獨曰師心雖終身無成可也故為文當師六經左丘明莊周太史公賈誼劉向揚雄韓愈為詩當師三百篇離騷文選古詩十九

首下及李杜學書當師三代金石鍾王歐虞顏柳盡得諸人所長然後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專師古人也亦非有意于專擯古人也自書契以來未有擯古人而獨立者若揚子雲不師古人然亦有擬相如四賦韓退之惟陳言之務去若進學解則客難之變也南山詩則子虛之餘也豈遽漫汗自師胸臆至不成語然後為快哉然此詩人造語之工古人謂之一藝可也至于詩人之意當以明王道輔教化為主六經吾師也可以一藝

名之哉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子雲韓愈歐陽司馬温公大儒之文也僕未之能學馬渠蕭裴休晁迥張無盡名理之文也吾師之太白杜陵東坡詞人之文也吾師其詞不師其意淵明樂天高士之詩也吾師其意不師其詞然吾老矣眼昏力薾雖欲力學古人力不足也足下來書自言近日欲作大字然滯於蔵鋒不能飛動詩欲古體然僻于幽隱不能豪放足下自知之僕尚何言然蔵鋒書之一端所貴徧學古人昔人謂之法書豈是

率意而為之也又須真積力久自楷法中來前人所謂未有未能坐而能走者飛動乃吾輩胸中之妙非所學也若市人能積學而不能飛動吾輩能飛動而不能積學皆一偏之弊耳東坡論王十八草書似鶯䳒嬌數日相見曰此書何如曰乃秦吉了耳足下之書毋乃近似之乎精神所注間出奇逸稍怠之際如病痱腫得免秦吉了足矣想當捧腹大笑也寄來詩如長河老秋凍馬怯冰未牢河山冷鞭底日暮風更號晨井凍不覺誰料

寒士飢天廐玉山禾不救我馬尵塵埃汨没伺候工離
騷不振矜魚蟲風雲誰復話著蔡不圖履絺哀屠龍挾
殘捏管坐書空伊優堂上酣歌鐘乃知造物戲兒童不
妨逐目逐孤鴻莫怪魏郄無所容此去未許江船東五
經不歸途輙窮門庭日日生皇風太阿剖室砥以石坐
掃鵷鶵揺天雄巖椒鬱雲日夕生陰雨雪縞衣秋黄老
林人烟墨深樵逕雲深造物開岩地岩帳開劒壁苔花
張古錦霜苦老秋碧日夕雲竇陰風鼓泉湧石馬蹄忌

硗确樵道生枳棘盤盤出井底回首悵如失長老不耐役底事掛壁迹披雲出山椒白馬表林隙其餘老昏殊不可曉然此迄今大成不過長吉盧仝合而為一未能以故為新以俗為雅非所望於吾友也昔人有吹簫學鳳鳴者鳳鳴不可得聞時有梟音耳君詩毋乃間有梟音乎向者屏山甞語足下云自李賀死二百年無此作矣理誠有之僕亦云然李公愛才然愛足下之深者宜莫如老夫顧足下以古人之心為心不顧足下受之天

而不受之人如世輕薄子也與足下心知故道此意幸少安毋躁

答麻知幾書

知幾足下相别數月靡日不思山川遼濶致稽裁布人至辱長書累幅意眖勤厚殊慰馳想不審比來舊疾差減否甚懸懸也閒御牓到日足下與李濟之適同榻一升一沉不能不悵然也然此亦何足置懷前者足下與李欽叔各魁省貢羣口嶅嶅爭為毀訾及欽叔連中兩

科然後邈然心服如使足下一第後試制策試宏詞當與欽叔並馳爭先未知鹿死誰手豈可成敗論士哉僕少時應舉被黜戚戚若不復堪處然窮達自有數顯晦自有時以今觀之向之戚戚者何其妄也足下又以平生孤苦百狀有求鷙得鳩種稷得稗之說天生大賢如足下者必將有用又安知今日之窮天將昌其道非足下之福耶若得一器淨水照足下宿命還本知見當不出此言也足下生知夙習再來人也三生學道豈不知

此大抵自古才人多恃一時聰辯少積前路資粮故佛謂之福慧兩足尊足下毋乃近此類尚何怨耶假使吾輩萬一臨死生之際亦當安時處順況未至是耶足下所喜韓子歐子之學固為純正如退之感二鳥賦上宰相三書亦少年未知道時語也其後諫佛骨南遷若與生死利害相忘者然過黄陵廟求哀乞靈恐死瘴霧中亦學聖人而未至者今之士人以綴緝聲律為學趨時乾没為賢能留心于韓歐者幾人僕固不能洗垢求瘢

若孔子與子貢顔淵問答有不容何病之語第恐孔顔不爾耳也因論聖賢之分偶及之至於所謂為忠誠為謹廉為放逸為耿介豈以窮達而異心哉足下又謂山林有至道芻蕘有至人可隱可訪誠哉是言當今之世豈必忘言如達摩談道若莊生然後為得也談道吾敬常先生王賢佐談禪吾敬萬松秀玉泉政論醫不及儀企賢任子山經學與文章不及李之純與足下如足下一病自不能療便謂舉世無知醫者可乎足下易學自

可忘憂遺老至于釋老二家勿謂秦無人聞頗喜雜學然慎所以習之者多難之世益成括之徒當敬而遠之足下才高識明過僕數倍固不當為此喋喋亦期有以告教我也方屬新秋善加調攝不宣

遺太醫張子和書

天有六氣以生寒暑燥濕風火故醫家治寒以熱藥治熱以寒藥二者不可偏廢往時吳楚之人喜溫藥初虞世論之詳矣本朝大定間河間劉守真號精素問多用

涼藥以矯一時之弊施之于膏粱之族飲食厚而腠理
密頗得其效而昧者用之至以殺人者多矣太醫張子
和嘗以炮附子七枚以糖卷餅餌而食之佐以古人蒸
熨之法以起人痙病用意健矣論者以為喜用涼藥未
必然也然醫者人之司命不可不慎書醫說以遺之

滏水集卷十九

滏水集卷二十

金 趙秉文 撰

題跋

跋東坡四達齋銘

東坡先生人中麟鳳也其文似戰國策間之以談道如莊周其詩似李太白而輔之以極名理似樂天其書似顔魯公而飛揚韻勝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竊嘗以為書仙屹然贔屭巨鼇之欲前軒然飛

動大鵬之孤騫狠石當道長松臨淵其嚴勁之象雄渾之狀大臣正色抑不可屈凜然如見其叱希烈而誚祿山也千石之鐘萬石之虡鏗鋐鎗鏓儼然如見其宮廟之懸也如偃而復植如墮而反妍秋風水波春山雲煙此猶可畧而言至於字外匠成風之妙筆端透具眼之禪蓋不可得而傳也觀其胸中空洞無物亦如此齋朗馬四達獨有忠義數百年之氣象引筆着紙與心俱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豈非得古人之大全也耶

跋米元章多景樓詩

海嶽老人書惟華陀帖與多景樓詩最為豪放偃然如枯松之卧澗壑截然如快劒之斬蛟鼉奮然如龍蛇之起陸矯然如鵰鶚之盤空烏獲之扛鼎不足以比其雄且壯也養由基之貫七札不足以比其沉着痛快也千石之鐘萬石之簴其重厚有如此者浙江之潮涿鹿之戰其噴薄蹴踏有如此者鍾王之清潤歐虞之簡潔顔柳之端嚴誠為鮮儷至於雄入九軍氣凌百代而於古

人有一日之長其筆陣之堂堂者乎

題涪翁草書文選詩後

涪翁叅黄龍禪有倒用如來印手段故其書得筆外意如莊周之談大方不可端倪如梵志之翻着韈刺人眼睛一夫九首方相四目夔一足能三足猿梟藤蟲食木巨石狠老枒禿恢詭譎怪千態萬狀然涪翁自謂中年以草書名世惟東坡以為俗此其暮年書也能知東坡之所謂俗則知涪翁之不俗矣

題東坡書孔北海贊

黨錮之禍豈不哀哉此非獨小人之過亦君子之過也方梁冀跋扈朝廷不能制五侯誅之自是宦者用事其後人主幼冲女主制政繼以桓靈之不君則其勢不得不權在宦豎而天下賢士疾之若仇非朝士誅宦官則宦官誅朝士必矣及黨錮禍起君子既去而小人亦無以自立於世自後英雄得志假外兵以除内難董卓既殁曹操繼之孔文舉雖有扶漢之志勢亦難矣何則操

挾天子以令諸侯意逆而名順文舉欲藉英雄以誅君側之惡意善而名逆加之如操者苟可以寓其智巧則亦無所不至而文舉不過正義明道而已操之姦雄有所不為是以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理固然也東坡謂文舉使劉備誅操無難蓋亦有激而云坡作此贊實亦自況元祐之黨僅類黨錮元豐之政初亦有為但荊公新法不合人情溫公繼之力革前弊然紹聖崇寧子也一旦使子改父道小人得以藉口矣向使如范忠宣輩

稍變其不合者漸以圖之庶幾少安其子孫亦安能為其父而咎其王父者哉惜乎慮不出此而使賢士竄斥略盡國隨以亡亦君子之過也然坡公身愈斥氣愈不衰坡嘗稱太白雄節邁倫高氣蓋世余於東坡亦云

題異壺圖

李道人蓄異壺求詩於諸公間雖兩牛腰猶未厭也某笑曰子能體壺之虛心一事足矣何以多為恐子未知虛心之說試為子言之夫天下事物是非得喪憂樂寘

一毫于胸中非虛也忘已則忘物忽然心境兩忘此猶世俗之所謂虛耳若夫虛為有待致虛極則絶其待靜為有對守靜篤則忘其對此虛之至也然虛心有道惟誠能虛不誠則為素隱為矯激至於吾道則又不然惟忱能虛能盈能動能靜虛而不誠則餒盈而不誠則亢動而不誠則躁靜而不忱則槁皆非道之正也故曰不忱無物子歸試以是求之

書雷司直奏牘後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士大夫怵於名爵庶人則惑於利至其甚者玩人性命于掌股之上恬不介意是誠何心哉此時人欲蔽塞深固與物隔絕知巳而不知彼耳然亦知之不審也世未有食烏喙者以其殺人審也酒色殺人則不知戒知之不審耳白晝操刃為利而殺人士大夫必不為以政事議獄知其寃濫則曲意為之向為利則不為今為名爵則忍為之相去一間耳此之謂失其本心亦知之不審也明矣雷

君希頠藏其先大夫為司直日奏瓛一通仁人君子留情于垂死之䰟興哀于不報之所天其有不報邪今希頠聰明英偉能世其家亦積善之報也耶

書曹忠敏公碑後

儒者不言利然周禮天官冡宰制國用理財者半之有利物之利有貨財之利顧所用如何耳善乎忠敏公之言曰豐財之道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害財而已故公之摠利權也號能稱職求其所以致之之術税不及

什一兩稅之外一無横斂不數年間倉庫充實民物殷富四夷賓服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公之功居多此天下所共聞者也又嘗聞諸長老言公奏河東地瘠民夥與山東河北不同乞減物力三十餘萬貫從之而碑未及載當俟得其實迹為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傳稱管仲之世祀也宜哉以其知取予也今公之子若孫位榮顯者甚多蓋方興而未艾則天之報施善人可知已

題東坡與王定國帖

坡公書雖不學鍾王而暗與之合此帖氣壓王子敬便覺李北海窘于繩墨其合處乃似楊少師也不知者至比徐季海李海肯書李晉公姪女碑吾知魯公必不書也安得有坡公忠義不申之氣象也哉

題楊少師侍御帖

楊少師勸其父不以社稷與人此與魯公拒安禄山斥李希烈何異故其書雖承唐末五季餘習猶有承平純

正氣象此侍御帖乃有魯公座位帖筆法論書當論其人工拙不足論也況其工如是耶

題楊少師書陰符經後

臼頭瘤目反姸其蚩被褐懷玉反美其疵蟲蝕鳥篆山崩川抵寫出萬物之形象而不以故自私譬猶石以惟而供木以瘿而杯器以古而見貴髻以髽而增奇奇奇怪怪不可時施書中之支離者耶

題三仙帖

顔潛書如仲長子光懷道遁世光而不輝東坡書如魏鄭古之遺直嫵媚可愛山谷書如莊周談大方不可端倪摠而論之如華嶽三峯蓮峰中峙二峰旁迤秀色無可揀也使當時愛之如今日又安有汝南之謫耶

題竹溪篆

李監之篆蔡中郎之八分虞永興之小楷陶謝之詩六一公之文妙絶一世公兼而有之抑可謂全矣後數百年不幸文字散落獨此篆存亦足以知予言之不妄

題竹溪黄山書

竹溪先生篆第一八分次之正書又次之皆當為本朝第一黄山先生擘窠大字體兼顔蘇畫畫雄秀當在石曼卿上草書如行雲流水當在蘇才翁黄魯直伯仲間非但不愧之而已

題東坡乞常州奏草

唐盧坦有言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顔尚書乞

米帖至今為萬世寳東坡奏䕺以薄田粗給饘粥乞常州安寘其後竟卒於常州豈以田故邪天留此二帖以警世貪饕之徒耳然則無徳而千駟者亦可悲也夫

書東坡寄無盡公書後

無盡公少年為御史剛直敢言曾直有霜風拂觚稜之句至任提憲坡又欲其肅責墮吏計非天資刻薄人也然章惇當國則助之力抵元祐之黨賴末年與蔡京辨以是得時名後之議者深所不與甚者又以為姦邪何

也竊意奸邪未必然殆學術不明之過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往往高自賢聖而無近思篤行之實視其貌儻恍而不可親聽其言汪洋而不可窮叩其中枵然而無有也無盡公于佛學信有得矣失之好異法華以白蓮為喻公獨曰優曇鉢華也又自以為三教大師計其人必高自標置雖東坡温公不能滿其意則不免有彈劾太過之失至其甚則善人為姦黨其謂之奸邪亦宜矣末流之弊近世尚有以温公為奸

黨以歐蘇為不知道此皆處已太過責人太深之弊也士大夫學貴深博行已自淺近始庶幾脚踐實地無躐等虛浮之咎矣

題田不伐書後

此田不伐書也後一幅頗有東坡醉草風味予嘗論杜牧之石曼卿秦少游雖寓之詩酒其豪俊之氣見於自著終不可没但命不偶耳使不伐修潔不失為才大夫顧以小辭自憙惜哉術不可不慎也

題巫山圖後

昔宋玉賦高唐之事其意言山水之峻激林木之振蕩鳥獸之號呼足以使人移心易志以諷襄王之荒淫神志既蕩夢與神遇以無為有也其卒章言覽萬方思國害開賢聖輔不逮勸百而諷一亦已晚矣其後卒賦神女之事豈荒淫之主竟不可以已耶然亦玉之罪矣惜乎無是可也後世不知者遂實其事乃知楚人事鬼尚矣其後繪以為圖公南征得之觀其羣峰秀拔雲烟慜

蔚意必有神主之褻瀆如此無乃汙靈尊乎乃為之辯

題紫陽宫銘後

前人稱夏矦孝若文別見孝悌之性余亦謂柳僕射書一出閞濟之才書心畫也氣象如此肯為裩中蝨耶

跋山谷草聖

文章不蹈襲前人最是不傳之妙華陽真逸承李杜之後至更句讀有三句五句之作涪翁此書殆有意于華陽之體歟

題王致叔書嵇叔夜養生論後

嵇中散龍章鳳姿高情遠韻當世第一流也不幸當魏晉之交危疑之際且又魏之族壻鍾會嫉司馬昭以卧龍比之此豈昭弑逆之賊所能容哉前史稱會造公公不為禮謂會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以是銜之向無此言公亦不免世人喜以成敗論士遂以公為才多而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過矣自古姦雄窺伺神器者鮮不維縶英豪使不得遁如中郎死于董卓文舉死于

魏武司空圖僅以疾免揚子雲幾至辱身亦時之不幸也如公重名安所逌哉人孰無死惟得死為不沒如會勸司馬昭斲喪魏室既滅劉禪遂據蜀叛竟以誅死若等犬彘耳死與草木共腐而公之沒以今望之若神人然為不死矣尚何訾云故備論之至于書之工拙復何足云

題南麓書後

岱嶽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幾不成語然非

三字無以成下句有數百里之氣象若上句俱雄麗則一李長吉耳此前人論詩也論書亦然學南麓者當以是參之

題黃山書後

予嘗評黃山書當在黃魯直蘇才翁伯仲間議者未必為然今日李欽止來與余論合且云子美有宋初詩人氣象涪翁圓熟若論氣韻當不相上下復觀竹谿跋公書云得法在魯公後得趣在魯公前三十年後當有知

者

又題學易先生詩未可以江西詩派論也

跋劉伯深西巖歌

歌云西巖逸人以天為衢兮地為席茵青山為家兮流水為之朋飢食芝兮渴飲泉又何必有肉如林兮有酒如澠世間清境端為我輩設吾豈徒為禮法繩少文援琴衆山響太白美明月清波澄人間行路是

處多炎蒸如何水前山後六月赤脚踏層

冰

南山翁子伯深西巖歌置之古人集中誰能辨之所謂不拘禮法非如晉之狂士公未及五紀致政臨終不亂蓋有道者公又有詩云身將隱矣文何用人不知之味更真尤可諷味

題米元章脩靜語録引後

米元章知淮陽預知死期以香木為棺置黄堂上飲食

起居時在其間及期召吏民所親厚者與之别索紙書云來從衆香國中來去當衆香國中去擲筆而化北山程俱致道所作墓誌銘及洪邁夷堅志所言如此世皆知元章能書書一藝耳亦何足道然非有仙骨視聲色富貴不足以槩其心者亦不能造微入妙嘗見元章奏札以漣水令彈䆠相章惇植黨擅權已知其英氣不屈及觀脩靜語録引深入理窟又言懷老後來瞎了正法眼南心二老始判真魔乃知此老遇正見師具擇法眼

臨行灑落固不徒然昔鳩林政公禪師亦符此意力欲

遠承雪竇扶樹雲門一枝不奪蚤世當元章時雲門臨

濟二派大興而今所言者乃如此想雲門兒孫不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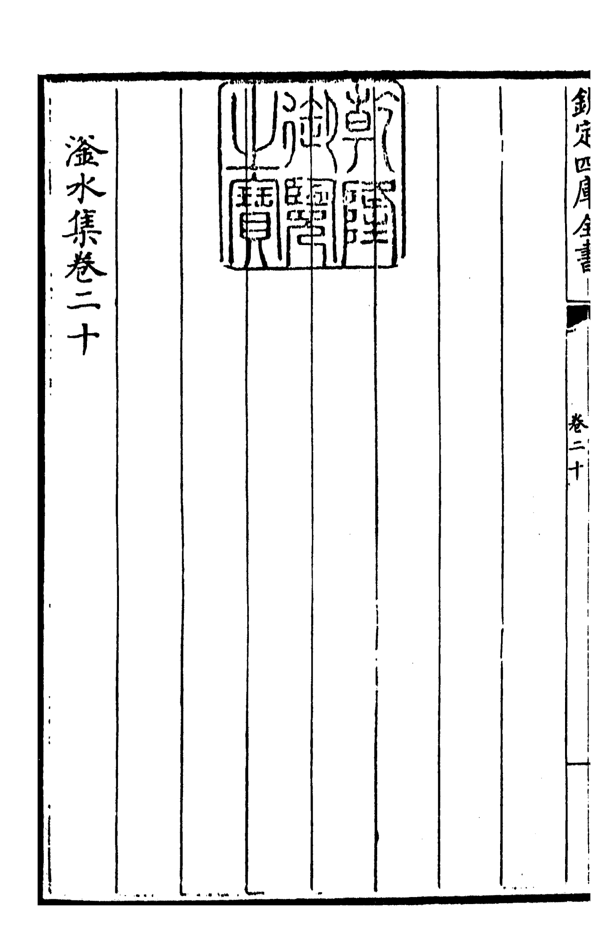
然又安知百餘年後乃有賞音者本朝臨濟一派至覲

公而絕不傳一人信知殺人不剳眼漢乃能立地成佛

非兒女曹咬猪狗脚者所能湊泊也不肖詩書不及元

章遠甚至于他日臨行一着預尅死期則未肯多讓後

辛卯可知正大元年冬十一月十有九日題



滏水集卷二十